

# 近代西人的汉语语法研究

内田庆市

日本 关西大学 文学部

## 提 要

在中国,《马氏文通》以前没有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只有以虚实论为主的个别词的解释或者用法的描写,就是所谓“训诂学”。但是在欧洲很早就出现语法学,语言学。明末以来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为传教学习汉语。他们既是传教士,又是汉语学者。他们以外国人的观点描写汉语语言的特征。他们的主要著作除了宗教、科学技术方面的书和字典等以外,还有很多有关汉语语言的专著。这次我将初步探讨关于一系列16世纪到19世纪的欧美人写的汉语语言研究的系谱,特别是“官话”和“语法”的研究。

### 1. 前言

这几年来关于“西学东渐”和语言文化交流的研究,特别是近代学术用语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成果。比如我们已经有沈国威先生的《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马西尼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荒川清秀先生的《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和

传播》等专著。有关这个课题的国际研讨会也开过几次。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持的《词库建设通讯》是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专刊。

与词汇方面的研究相比较,关于近代西人(大多数是传教士)做的汉语语法工作的研究却还是很不够的。其实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早就有学者指出过。如:日本汉语学者太田辰夫、香坂顺一、尾崎实,及鱼返善雄等等。前三人曾经多次提及“官话研究中的欧文资料的重要性”。

这里所说的欧文资料指的是近代西人写的有关“汉语”的各种著作。其之所以重要,是由于

(1) 在欧美早已确立了“语言学”或“语法学”。

(2) 当时的西人不但是传教士,而且是语言学家,他们通晓汉语。

(3) 他们是外国人,所以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与汉语的对照的方法来客观地描写汉语的现象。

(4) 他们用罗马字来标音。

(5) 他们的传教的范围很广泛,所以他们不仅学习“官话”,也学习各地的方言。

第四和第五特别是对汉语方言研究很有用。关于这一点,钱乃荣先生、游汝杰先生等已经提到过,他们曾经使用这些资料研究上海方言或者温州方言。日本的古屋昭弘先生也很早就利用利玛窦、罗明坚、金尼阁、万济国等的著作做过一系列明末清初的“官话”研究。罗常培和杨福绵先生的研究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就这一问题曾经写过一两篇论文。

但是从语法学或语法学说史的观点来研究这些资料的还很少。最系统的是何群雄先生的《传教士的早期中国文法学

的研究》，其他都较零碎。何先生的论文提到的主要是马礼逊以来的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如马礼逊，Marshman，艾约瑟的著作。关于新教以前的天主教士的著作还不全面。我们应该对天主教士以来的欧美人的汉语语法研究做系统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也探明天主教和新教的继承、交流关系。

## 2. 关于西人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著作

《马氏文通》(1898)以前中国没有系统的汉语语法专著，但是近代西人很早就有了许多有关汉语语法的书。代表性的著作如下：

(1) Martino Martini (卫匡国) “Grammatica Sinica 《汉语语法》” (稿本, 1653)

(2) Francisco Varo (万济国)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官话文典》” (Canton, 1703)

(3) T. S. Bayer “Museum Sinicum 《中国杂纂》” (1730)

(4) Premare (马若瑟)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汉语札记》” (1720?, 1831 at Malacca by Morrison)

(5) Fourmont “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汉语文典》” (1742)

(6) Joshua Marshman “Clavis Sinica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国言法》” (1814)

(7)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通用汉言之法》” (1815)

(8) Abel Remusat “E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汉文启蒙》” (1822)

(9) J. A. Goncalves (公神甫) “Arte China 《汉字文法》” (1829)

(10) Gutzlaff (郭实腊) “Notices of Chinese Grammar” (1842)

(11) Joseph Edkins (艾约瑟)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1857)

(12) W. Lobscheid (罗存德)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64)

(13) T. P. Crawford (高第丕) “Mandarin Grammar 《文学书官话》” (1869)

(14) T. F. Wade (威妥玛) 《语言自迩集》 (1867)

(15) C. W. Mateer (狄考文) 《官话类编》 (1892)

另外还有 S. Julien 或 Gabelents 的一些著作, 又比如在罗伯聃 (Robert Thom) 的《意拾喻言》(1840) 的序言里曾提到过 M. de. Guignes (1759 - 1845) 的汉语词汇的分类法。

这些论著之间存在着传承关系。比如 Bayer 继承 Martini 的成果; Fourmont 的书是按照 Varo 和 Premare 的著作写成的; Goncalves 的著作给以后的著作以很大的影响等等。这个问题我将另文探讨。

### 3. 西人的汉语研究和中国传统的“虚实论”

《马氏文通》以前的中国人的语法研究无系统, 一般只表现在“训诂学”, 即经典的“注解”上。我们从这些注解里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古是怎样划分词汇的。

他们把词汇分成两大项, 就是“虚字”和“实字”。

“虚字”、“实字”这些术语从南宋开始使用, 本来在“诗话”之类的书上用来表示诗的式样, 后来作为词的分类术语使用。

如:

“四实”是“谓中四句皆景物而实”，“四虚”是“谓中四句皆情思而虚也”（《三体诗》）。

诗有实字而善用之者，以实为虚。杜云，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老字盖用赵充国请行，上老之。（《诚斋诗话》）

南宋以前一般把“虚字”叫成“声”或者“辞”（《尔雅》《诗毛传》）或者“语助”（郑玄），“助字”（《复杜温夫书》），“助词”（《颜氏家训》）等等。

“虚字”还分成为“虚活字”和“虚死字”。

虚活字极难下，虚死字尤不易，盖虽是死字，欲使之活，此所以为难。（《对床夜语》）

明清以后出现了有关“虚字”的专著。比如《助语辞》（虑以纬），《虚字说》（袁仁林），《辨字诀》（王鸣昌），《虚字注释》（张文炳），《助字辨略》（刘淇）等。

关于“虚字”和“实字”的演变史，请大家参照小论（1981）。总而言之，中国人把词分成“虚字”和“实字”两大项，再把“虚字”分成“虚活字”和“虚死字”。

那么“虚字”和“实字”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人的对“虚字”的初步认识是“没有意义的”。如：

正义曰，以永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为义，故为辞也。（孔颖达《毛诗正义》）

言“惟”谓若尚书云“惟三月”之类，皆辞，不为义。（贾公彦《周礼疏》）

但是应该值得指出《墨子》等有如下的认识：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墨子》〈小取篇〉）

凡其句中所用虚字，皆以托精神而传语气者。（《虚字说》序）

构文之道，不过实字虚字两端，实字其体骨，而虚字其性情也。（《助字辨略》序言）

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马氏文通》例言)

“虚字”、“实字”的具体内容如下:

实字:“名词”、“数词”

虚字:“实字”以外的词类,就是“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介词”、“助词”等等。(但是在《虚字说》里把“动词”和“形容词”放在“实字”里。)

虚活字是“动词”,“虚死字”是“动词”以外的“虚字”。

中国传统的词汇分类法给江户时代的日本汉学家和日语学家以很大的影响,这里暂不谈。

近代西人的有关汉语语法的著作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中国传统的“虚实论”。如:

(1) Pre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translated into by Bridgman, Canton, 1847)

The Chinese language, whether spoken or written, is composed of certain parts. These are called Parts of Speech. Each sentence or phrase, to be entire, requires a verb, without which it could have no meaning; and a noun, to designate who is the actor and what is done. It has prepositions, adverb, and also many other particles, which are used rather for perspicuity and embellishment, than because they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to the sense. The Chinese grammarians divide the characters which constitute the language into two classes, called hu tsz 虚字, and shih tsz 实字, i. e. (literally) vacant or empty and solid characters.

The solid characters are those which are essential to language, and are subdivided into hwoh tsz 活字, and sz tsz 死字, living and

dead characters, i. e. verbs and nouns. (27p)

Premare 如上划分词类,但实际上他没有明确地指出什么是虚字,什么是实字。他好像把 Article 之类看成虚字。关于活字和死字的区别,他可能继承了《虚字说》的看法。《虚字说》有时把名词叫成“死实字”。

(2) M. de. Guignes (Robert Thom《意拾喻言》1840)

And must be able to distinguish to a nicely between those the Chinese call 死 sze dead, and 活 hwo living; or 虚 heu empty, and 实 shih solid.

(3) Morrison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通用汉言之法” (Serampore, 1815)

The verb is by the Chinese called sang tsee 生字, ‘a living word’, in contradiction from the Noun, which they call see tsee 死字, ‘a dead word’. (113p)

The verb is also denominated tung tsee 动字, ‘a moving word’, and the Noun tsing tsee 静字, ‘a quiescent word’. (113p)

Morrison 的看法基本上跟 Premare 一样。只是他还说到了“动”、“静”的区别。这个“动”和“静”的用法已经出现在《说文句读》里。如：

几,说文,微,殆也。案微也是静词,殆也是动词,故两言之。

(4) Morrison “Chinese Miscellany (中国杂记)” (London, 1825)

The Chinese usually divide their words into three classes only, viz. “dead words,” by which they mean the names and qualities of things; secondly, “living words,” by which they mean those which

denote action or suffering; and, lastly, words which they denominate “auxiliaries of speech.”(28p)

Morrison 在这里还提到了第三个分类,就是“auxiliaries of speech.”这大概相当于“虚字”。

(5) Edkins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1857)

If a common sentence be examined it is usually found to contain word of two kinds, viz. some that have a sense of their own independent of their use in any particular sentence, and others that are employed only for grammatical purposes, to express relations between words, to connect sentences and clauses, and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 so that it may be clear in meaning and elegant in form. 天晚了都是睡觉去了。In this sentence tu and liau mean nothing when viewed apart from the context. They are employed as subordinate words or particles, under the control of certain grammatical laws. We thus obtain the first and most obvious subdivision of words, and it is that commonly used by the Chinese. They call significant words, 实字 shih tsi, full characters, while the auxiliary words or those which are non-significant, they term 虚字 hu tsi, empty characters, particles.

Words may also be viewed as expressive of actions(verbs) and things(nouns). These two kinds of words are called 活字 hwoh tsi, living characters, and 死字 si tsi, dead characters.(99p)

Edkins 的分类也继承了前人的看法,但是他更加详细地说明了虚字和实字的内容。他把虚字的主要功能看成是 grammatical purpose 或表示词和词的关系之类的,不过是句子



的从属部分罢了。总而言之,他认为所有的句子都由实字和虚字连接组成。

除了上述的著作以外,比如 Marshman 也笼统地将词分成两大项,就是 substantive 和 particle。

他们为什么用“虚实论”来解释汉语的词类?我认为有两个理由。

一是他们从正面对待汉语,一是 Port-Royal 语法理论的存在。

他们不是模仿西方的语法理论来描写汉语语法,而是尽量根据汉语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或中国传统的语言观来描写汉语。这样的方法与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文化传播和接受原则相一致。他们尽量要接近中国和中国人。

许国璋(1991)曾经指出过《马氏文通》有可能受了 Port-Royal 语法理论(《普世唯理语法》)的影响。但是许先生只说“《文通》胜过《普世语法》”,好像没有注意到 Port-Royal 语法的最重要的优点。我认为 Port-Royal 的语法理论的最紧要的部分是下面的表述。

语法是说话的技法。说话是人们用为了表达自己的思维而发明的记号来表述。

我们的精神有三个作用。就是“认识”、“判断”和“推论”。但是第三个作用也不过是第二个作用的延长。

我们一般说话是为了表达对事物认识的各种判断。

比如“地球是圆的”*la terre est ronde*。这个命题包括两个辞项,一是“主部(subject)”,一是“谓部(attribute)”。“主部”是人判断的对象(*la terre*),“谓部”是判断的内容(*ronde*)。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系部”(est)。前两个属于精神的第一作

用,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事物,又是我们思考的对象。最后一个是属于第二个作用,就是我们精神固有的作用,也是我们思考的方法。

词一般应该这样划分。一个是思考的对象,另外一个表示我们思考的形态和样式。

第一种包括名词、冠词、代词、分词、前置词、副词,第二种包括动词、连词、叹词等。

《普世唯理语法》的词类划分法尽管有一些问题,但是它按照认识论把词分成两大项是划时代的进步。我认为《普世唯理语法》的优点不在它主张语言具有普遍性,或 Chomsky 说的那样它的语法理论是“深层结构”说的前驱,而在词类划分法。现代的语法学家也一般认为句子是由主语和谓语构成的( $S = S + P$ ),但是 Port-Royal 语法理论不是这样的。他认为主语和谓语都是思考的对象,而与表示人判断的词相对立。即日语学家时枝诚记所说的“客体的表现”和“主体的表现”的对立。

这个词类划分法的根本原理跟中国传统的“虚实论”有相似之处,如上面提到过的《墨子》或《助字辨略》的说明,尽管具体内容有所不同。

Port-Royal 语法理论在十七八世纪的欧洲作为一个规范语法理论受到了很高的评价,又给 18 世纪的英语语法理论以极大的影响。

我认为 Premare 等研究汉语的欧美人的背景大概有 Port-Royal 语法理论的存在。所以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接受中国传统的“虚实论”。

#### 4. 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的先驱性

最后我要谈谈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 -

1895)的《语言自述集》。

这本书第一版在1867年出版,第二版在1886年,第三版是1903年。全三卷,总页数超过一千页的大型汉语课本。本书的体裁如下:

〈第一卷〉

- (I) Pronunciation 发音\*
- (II) The Radicals 部首\*
- (III) The Forty Exercises 散语四十章
- (IV) The Ten Dialogues 问答十章
- (V) The Eighteen Section 续散语十八章
- (VI) The Hundred Lessons 谈论篇百章
- (VII) The Tone Exercises 声调练习\*
- (VIII) The Chapter on the Parts of Speech 言语例略

〈第二卷〉Key

英文的翻译和注解

〈第三卷〉

附录

这本书作为汉语史的资料极为重要,比如第二人称尊称“您”的最早的用例就出现在这本书里(也有“你纳”,但是“你纳”已经出现在 Goncalves 的书里,见内田 2000b)。另外作为汉语教育史的资料也值得注意,“北京官话”在官话中的地位就是在这本书里确立的。威妥玛以前的“官话”一般指的是“南京官话”,不是“北京官话”。所谓“正音”或者“国音”也指的是“南京官音”(其实这样的认识一直存在到民国初期,见内

---

\* 中文为编者所补,原书无中文。

田 1992)。在日本明治时代日本人写的最早的汉语课本也参照了这本书。

关于本书的成立过程,比如《谈论篇百章》的蓝本是《清文指要》和中国人教师应龙田写的《问答篇》,《续散语十八章》也是参照了应龙田的《登瀛篇》。这里不多谈。

我要在这里谈到《自述集》的语法论。《自述集》第一卷的第八章“言语例略”是讲汉语语法的。

“言语例略”一共有 14 段(最后一段是附编),用第二卷的英文翻译来表示如下各段内容。

- (I)      Introductory Observations
- (II)     The Noun and the Article
- (III)    The Chinese Numerative Noun
- (IV)     Number; Singular and Plural
- (V)      Gender
- (VI)     Case
- (VII)    The Adjective and its Degrees of Comparison
- (VIII)   The Pronoun
- (IX)     The Verb as Modified by Mood, Tense, and Voice
- (X)      The Adverb of Time, Place, Number, Degree, &c.
- (XI)     The Preposition
- (XII)    The Conjunction
- (XIII)   The Interjection

威妥玛在第一段首先说明“语言的普遍性(天下各国的话,没有全不同的地方儿)”,句子有几种神气(直说有无、问、令、愿望、惊讶),汉字的笔画和英语的笔画的不同,汉语没有语法书(贵国并无这些指定句法的书)等,然后把词分成两大

项。如下：

至于单字，统分虚实两大项。

本字里有正义的，统谓是实字，其中要看用法，还有死活之分，虚字较难细辨，比方你不要钱么，那一句，那么字本无正义，用之竟是因为指明了，是订问的口气，就是虚字，其余的几个里，那个不字虽有实义，汉文里头还算虚字，那你字要字钱字，那都为实字，至于那个死的活的不同，就是此处你钱这两个字是死的，那要一个字是活的，然而那要字才说是活字，在此处固然是活的，别处也可以当死的用，比方其要在速这一句，那要字速字，可不是死字么。

他的分类法是继承前人的，他还说到虚实可以互相变通（Edkins 也说过），以及句子以活字为主（竟有死字，没有活字，难算成句）。

他还说到句子的“主谓”。他把“主谓”叫成“纲目”。如下：

就是无论何句，必有纲目部分，方能成句，人家所题那人，那物，那事，为纲，论纲的是非，有无，动作，承受，这都为目。

在第二段他说到名词（他叫“名目”）的“有定”（叫做“已准”或“定向”）和“无定”（叫做“未准”）的问题。

比方凡说有个人来，有一个人来，这两句听了，可以知道所论的人，并不是个早已论及的，那传话的心里，还茫无定向呢，设若传话的人说，那个人来了，听了可以知道来的，是早已提过的那个人，传话的如此分清了界限，那就是确然指明了。

他又说到“那个人”的“那”不是跟“这”相对立的，而是为了表示前提不是“无定”用的。他把这样的“那”的用法看成英语的“定冠词”之类的东西。

in the phrase na go jen, given in paragraph 22, the na employed is not that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is, [not the denominative pronoun,] but

serve, in short, to show that the proposition is not indefinite.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definite article.] (Key, 105p)

在第三段提到“量词”(他叫成“陪伴字”)。

话里凡有提起是人是物,可以有上头加一个同类的名目,是要看形象的用处,做为陪伴的字。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注意到量词的功能,就是“个体化”的功能。

总之细察那陪伴字的实用,像是把总类专项,分晰辨明的意思,即皇天之天,后土之土,是有类无项的名目,那儿有陪伴的字样,至若那些有类可以分项的那宗总名,要数出每类多少项,就把那陪伴字,当作细目为方便。

这里,我们不如看看下面的英文说明。

the true function of the attendant noun is, apparently, to distinguish the generic from the specific. (or the general from the particular.) The noun tien, being 'huang tien', Heaven, or 'tu, being'hou 'tu, Earth, are general designations incapable of subdivision into minor denominations; they have consequently no attendant nouns associated with them. Where the general designation [applies to what] is capable of subdivision into parts or items, the attendant noun is of use in numeration, in that it represents the item as distinguished from total. (Key, 106p)

他认为“量词”的基本功能在个体化 (specific or particular),这个事实表明他的语法论的卓越性。

在第五段他讲到“格 (Case)”分成三个等级,头等是“主格 (Nominative case)”,二等是“宾格 (Objective case)”,三等是“所有格 (Possessive case)”。

那贼匪烧过我老人家的房子这一句里,按着英语的说法,贼匪是头等,房子是二等,老人家是三等。

总之那名目,不论什么,是行的当为头等,受的就当为二等,归为的就当为三等。

另外他在第九段把“Mood”分成六个式样(Indicative mood, Conditional mood, Potential mood, Imperative mood, Infinitive mood, and Particle)。

威妥玛的《语言自述集》不是语法的专著,但是今天提到的“言语例略”,以及其他课文的注解从语法学的观点来看都很有价值的。我们今后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

舒志田先生(1998)说用汉语写的第一本汉语语法书是高第丕的《文学书官话》(1869),这是事实,但是《自述集》尽管还不很完善也是不能忽略的。我认为《文学书官话》受了《自述集》的影响,比如《文学书》的“名头”(=“名词”)的三个“位次”的分类和六个“地步”的分类都是在《自述集》的三等分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这一点留待今后考察。

## 5. 小结

本文初步探讨了近代西人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先驱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语法研究不是单纯地模仿西方的语法理论,而是相当重视中国人的传统语言观和汉语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汉语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语法、方言、词汇史等等)都很有用处。这样的“欧文资料”除了上述的以外还有很多。我正在计划搜集更多的资料而且编写比较全面的文献目录。

# Chinese Studies of Western Scholars in Pre-modern Times

UCHIDA Keiichi

Kansai University, Japan

## Abstract

In fact no serious grammar studies existed in China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Ma's Grammar" ("Mashiwentong") in 1900, what really existed was just traditional Chinese etymology (Xunguxue), that is to describe or study substantial or functional words unsystematically. On the contrary grammar and Linguistics appeared much earlier in Europe.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who were dispatched to China since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enthusiastically learned Chinese for more effective mission. They were not only missionaries but also distinguished scholars on Chinese studies. Their works involved broad spheres including religi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work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y objectively described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viewpoint of western linguistics. In this paper I shall make an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studies made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from 16<sup>th</sup> to 19<sup>th</sup> centuries, especially their studies on Mandarin Chinese and Chinese grammar.